

苦楝子花儿

曼子著



重庆出版社

KULIANZI HUAER

苦楝子花儿

曼子著

重庆出版社

1997 重庆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封面设计 谢 其
技术设计 刘忠凤 王世红

曼子 著
苦楝子花儿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、发 行 （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）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 电 力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 插页 3 字数 92 千
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.000

*

ISBN 7-5366-3828-0/I·701

定价：9.00 元

身在苦中不知苦(代序)

张 继 楼

每个人都有童年,有的幸福、欢乐;有的艰辛、贫困。旧社会童年的艰辛、贫困,不少从旧中国过来的老人都经受过;不少文艺作品都刻划过。就儿童文学来说,不少作家写过小说、电影、散文;但在70年代的新中国,在那史无前例、人妖颠倒的十年动乱中,被贬的知识分子,从城市“发配”到农村的生活——特别是通过一个儿童的眼睛与心灵去观察、去感受,并诉诸于文字,写成散文,这类儿童文学创作,在我的印象中,编成集子出版的,似乎还未见到。作为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用文字记录下来,是有一定价值的。

作者曼子是位教师,一个发表作品不多的文学新人,能写出这样的作品,是十分可喜的。从她落地时的成分说,是一个“老右派”、“黑作家”、“反革命”的女儿。一个成长在“出生就挨饿,上学就停课”年代的小姑娘。以她亲身经



历、切身感受，反映了豫东平原农村在十年动乱中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、喜怒哀乐。看了这一篇篇未加夸张、修饰，充满童趣的散文，我有三点感受：

一是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，在政治上受歧视、压制，生活上极为艰辛、贫困的境遇下，如何顽强地为求生存而拼搏的情景；但充满乐观，并未失去信心，更没有自暴自弃、被穷困压垮。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、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中，保持这种精神状态的知识分子，占绝大多数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。不过，这本集子是通过一个父母身处逆境，和父母一同经受考验，还不大懂事的小姑娘的切身感受的纪事，这就显得更真实、生动、感人。由于她年幼，不知苦的痛楚，更缺乏身受的幸幸福可以对比，因此，把贫困生活写得充满情趣，“少年不知苦滋味”，身在苦中不知苦。也只有知识分子教养出来的孩子，才能写得如此有人情味。正因此，这个集子中的部分作品才能连续荣获第三、第四两届“冰心儿童文学奖”。

二是可以了解豫东农村的风土人情。如盖屋上梁要请客、喝酒、放鞭炮、贴红对；草棵里的蚂蚱有“小蹦头”、“老飞头”、“大老扁”、“老铁头”之分，既有知识性，又有趣味性。再看农村老百姓的状况：有被贬官回家和家畜为伴的文

化馆馆长；有当兵打仗，负伤复员回乡，敢于针砭时弊的“快板诗人”；有“养儿养仁，老来无家”，以桃树为“妻”的孤老汉；有原为“双烈属”，被红卫兵扫地出门，以野菜度日，仍不忘做好事的“荠菜奶奶”；更有原为“二流子”，造反上台后，以整人为乐的“整治队长”等各色人物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，以农村为舞台，各自大显身手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三是在艺术上，感情质朴，文笔细腻，语言朴素，充满童心童趣。而且风格独特，文中运用了大量儿歌、诗歌；但又不同于《李有才板话》，在儿童散文中独树一帜，更增添了稚趣。在目前散文走俏，解放前名家散文大量重印，新人新作成套问世，而儿童文学中的散文却不多见的情况下，这本新人处女作，当给予她应有的地位。

当然，这本集子，还不能说已十分完美，无可挑剔。作为儿童文学散文，理应多反映农村儿童的人和事；而集子中，写孩子们自己的事少了点。由于是成年后的回忆，童趣就相应感到不够浓。有些章节，还存在“成人化”的痕迹，有少年老成之感。在风格上，也不够统一，也许因各篇作品写作的时间间隔较长，情绪、情感各有差距。但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的处女作，这些不足是可以理解的。愿曼子在今后创作中克服不



足,有所长进。

这仅是一篇读后感,权当序言吧!

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于重庆作协



目 录



目 录

身在苦中不知苦(代序)·····张继楼	
雁鹅雁鹅哪儿垒窝·····	1
苦楝子花儿·····	5
爸爸给俺盖小屋·····	10
小母鸡儿秃尾巴·····	16
小山羊跳锅台·····	22
黄莺儿·····	26
草儿青青蚂蚱飞·····	32
知了知了·····	38
偷葱·····	47
换醋·····	53
挨打·····	59
大红枣小红枣·····	66
老磨叨五爷爷·····	74
快板诗人乐朋爷爷·····	80



桃园主人乐宾爷爷·····	87
荠菜奶奶·····	94
少朴大伯的马儿马闺女·····	100
政治队长少勤伯伯·····	107
唱坠子书的少兴叔·····	114
错对门儿的巧巧姐·····	123
小喷呐手喜子表姑·····	131
无字碑的后代·····	141
铁孩儿铁屁股·····	150
石榴儿家的石榴·····	158
鲁班老九和他的儿子小木匠·····	166
妈妈喂小猪·····	176



蒲公英儿童
文学丛书



雁鹅雁鹅哪儿垒窝



雁鹅雁鹅
哪儿垒窝

雁鹅哪儿垒窝？我不知道。小时候，每当看到天上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嘎嘎叫着飞向远方的时候，外婆总喜欢给我唱这样一首儿歌：

雁儿雁儿扯长，
飞去北方盖房。
雁儿雁儿嘎嘎，
飞回南方安家。
雁爹垒个窝窝，
雁妈抱个娃娃。

外婆的歌儿很动听，可我不甚理解。我的童年，是在“出生就挨饿，上学就停课”的年代度过的。听外婆讲，我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，就跟随爸爸避祸逃难、云游四方了。





蒲公英儿童
文学丛书

南方到北方，四川到河南，像天上的大雁一样，随着“气候的变幻”，南里北里折腾，从小没有家，不悉故乡何处。

爸爸是“黑作家”、“老右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。被上神谪贬下界，尚且不肯罢休，小报点名通缉，爸妈落荒而逃。我还未出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流浪者了。后来，天上的阴云稍稍淡了些，妈妈才得喘口气，在外婆家的猪圈房里生下了我。爸爸给我取名“大雁”，外公撇嘴说：“大雁？长大了怕飞了呢！”妈妈怀我时受尽折磨，我生下来才三斤半，一点也不像大雁。于是爸爸改变主意，给我改名“曼子”。曼子虽不像大雁健壮，可命运却跟大雁相似。祖籍河南，出生四

川，为躲避政治风雨，跟随父母数次往返于蜀豫之间，两岁时，爸爸才在豫东平原的包河沿儿上，像布谷鸟儿似的，给我们借来了一个临时的窝，住在了生产队的草棚棚里。

坦荡的豫东平原，广袤辽阔，一望无际。弯曲的包河，西北东南，迈着缓缓的脚步，唱着古老的悲歌，日夜不息地流淌。河堤上，杨柳成荫，芦苇密集，莺啭雁鸣，风光独好。

春天，大雁南方归来。十里长堤，一片绿绒。白杨吐穗儿，翠柳抽芽儿。聚居的雁群，在密密的芦丛里，成双成对，拍着翅膀，唱着恋歌，衔来干草枯叶，筑起舒适的新巢。我厮跟着小伙伴们，到河边摸鱼捞虾，割草放羊，看到雁们一户户新建的“小家”，心里充满了羡慕与嫉妒。雁比我们幸福！

夏天，河风习习，树叶沙沙，芦花含苞待放，鱼蛙追逐闹滩。庄稼人干上一晌活儿，坐在白杨翠柳下，喝上一碗清茶，抽上一袋旱烟，伸伸累弯的腰，边歇晌儿边欣赏大自然中的一道风景：雁妈妈正养儿育女，雁爸爸忙着觅食守护，一只只刚出蛋壳的雏雁，蠕动着小小的身躯，大张着黄色的嘴巴，叽叽嘎嘎的叫着，看了令人心悦畅笑，柔情顿生！

金秋莅临，树叶凋落，北风送来寒冷信息。漫漫长堤，一片萧条。孩子们挎上篮儿，拿上扫



帚，哼着“柳叶儿落，雁儿离窝；柳叶儿黄，雁儿离娘”的儿歌，去扫树叶儿。芦苇枯黄了，小雁长大了，雁群要走了。它们成群结队，引颈长鸣；展翅翱翔，盘旋迂回；鸟瞰故乡热土，恋恋不肯离去。很久很久，才排上整齐的行列，凄凉地叫着往南方飞去，去到那暖和的地方，重辟新的天地，重建新的家园……

啊！大雁走了，大雁有家。可我们的家在哪里呢？妈妈怀了弟弟，将要临产了，爸爸站在爷爷留下的老宅地上，老宅地空旷荒芜，一无所有。爸爸仰视着天空的大雁，喟然长叹：

“雁有窝，人有家，我们的家在哪里呵？！……”



苦楝子花儿



苦楝子
花儿

生弟弟那年，爸爸背着弟弟，在我家荒旷的老宅地上栽下几棵苦楝子树苗儿。

妈对爸说：“啥树不好，偏栽这？苦楝子苦啊！”

爸爸说：“苦不怕！苦尽甜来嘛！苦楝，‘苦练’！树跟人一样，只有在苦中磨练，日后才会成材。”

家境清贫如洗，无处安身立命，我们住在生产队的草棚棚里。妈妈愁得心慌，苦笑道：“树苗儿这么小，猴年马月能成材啊！我们连个窝儿还没有呐。”

爸爸望了望背上的弟弟，安慰妈妈说：“别急！树苗儿跟孩子同岁，儿子长大了，苦楝子树就能长成梁檩盖房了。”





蒲公英儿童
文学丛书

生活，比那苦楝子树根根还苦；
日子，比那苦楝子树叶儿还稠。妈妈摇头叹气，焦虑岁月难熬，弟弟才出生三个月，什么也不懂，除了要吃，就是哇哇哭叫。唉！苦孩子啥时长大？苦楝子啥时开花？生活啊生活，你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啊！

爸爸十三岁参加革命，跟上刘邓大军从华北打到四川，和当小学教师的妈妈结了婚。后在大学读书时被划成右派，贬回家乡，同妈妈一起做了民办代课教师。学校不给工资，只由生产队记工分，一个工日一角五，爸妈两人合起来，每天才收入三角钱，一家四口人吃饭，平均每人七分五厘，买个烧饼也不够啊！

为糊口，爸爸白天教书，夜里拣



粪，用粪到队里换回几斤红薯干，磨成面，蒸窝窝头吃。妈妈挖野菜、养鸡，鸡下了蛋，我和弟弟都不敢吃，妈妈要用一个鸡蛋办三件大事：到供销社换回一盒火柴、二两盐巴、三支经济烟。妈妈规定爸爸一天只准抽一支烟，定量供应，按时发给。爸爸把一支烟分成几节，画上线，一次只抽一节，到线赶快熄灭，不敢超限。春天，青黄不接，连红薯干也没了，妈妈就领我去捋树叶儿充饥。我五岁就会爬树，榆树、柳树、白杨树、洋槐树……什么树我都爬过，啥树叶儿我都吃过，这是吃。穿的更谈不上，一家人都像叫化子，爸妈每人只有一条补疤裤子，教书上课，换不下来，就写信告诉远在重庆日报的记者杨叔叔和重庆文联的作家张伯伯，他们是爸爸的老朋友，对爸妈的无裤深表同情，就各寄来一条旧裤。爸妈视为珍宝，平时不舍得穿，只有节日才拿出来罩一罩。我和弟弟生下来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全靠城里的姑姑把表姐表弟的破衣服给我们穿……有次弟弟病了，要打针，没有钱，爸爸上县开会去了，妈妈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，一连求了十几家，连六角钱的针药钱也没借着，弟弟发着高烧昏迷不醒，妈妈哭得泪人儿似的。不是没人同情，而是全村人穷得手边都没有六角钱的积蓄……

就这样我们熬过了五年。弟弟长大了点，会



帮我拾柴、烧火了；会帮妈妈剜菜、喂鸡了……院子里苦楝子树有碗口那么粗了。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苦楝子树青枝绿叶，树冠像一蓬蓬大伞，它们熬过了五年的风风雨雨，终于开花了，成材了，树干可做盖房的梁柱了！

“四月八，开楝花，妈盼闺女回娘家”。远在四川的八姨来信说，外婆身体不好，幺舅也病了，又长癣，治不好，盼望妈妈回家看看。爸爸懂点民间单方，听说苦楝子花粉拌猪油能治癣，妈妈就叫我摘些苦楝子花儿，制成粉给幺舅寄去治癣。

那天，我爬上苦楝子树摘花儿，妈妈在树下——一枝枝地拾。拾着拾着，她忽然一手拿着一枝苦楝子花儿，一手攀着一枝苦楝子树枝儿，面向南方，远远眺望，神色一动不动，像傻了一般……啊！我想：妈妈离开四川的外婆已整整五年了，她一定是想她的妈妈了吧？还有那可怜的幺舅……

这时，隔壁爱说爱唱的二奶奶走过来，她见我们母女俩在摘苦楝子花儿，顺口唱道：

四月八，开楝花，
紫格英英满枝丫。
大姐采，二姐掐，
戴朵花儿走娘家。

